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二十二、美俠女虎背締良緣

虎女聞言首先搶往高處往回路一看，果是兩個穿著華麗的少女剛剛同騎一馬，由方才和公遐同來的四人護送，往東山馳去。當地離開兩山交界藏馬之處，如朝直看，只有兩里來路，中間隔著好些溝壑峰崖，由下面走，卻須繞越八九里的山路方可到達。由上望下，四人目力又好，只面目看不出來，人馬行動全在眼底。虎女側顧公亮，嫣然笑道：「你看是巴柔雲想尋你麼？真要這樣癡心，卻不應辜負她呢。」

公亮對於虎女近來越發情深顛倒，只為心上人女中英俠，人雖大方，向無男女嫌忌，但是英姿颯爽，容光照人，不可逼視。心雖愛極，惟恐觸怒，彷彿一朵有刺的鮮花，不知怎的愛極生畏，不敢親近。方才忽聽虎女叫他抱腰同騎，這一親近越發情熱如火，愛到極點，正想回去設法試通情愫，心中七上八下，回憶前情，如醉如夢。

無奈同騎之後虎女始終神態自然，行若無事，看不出她真意所在，也打不起主意少時如何說法。對方性又高潔，一個說不好，婚姻無望，還要翻臉，由此生疏。正在心亂，忽聽這等說法，知其心口如一，既出此言。

求婚多半無望，再想起柔雲以前糾纏不捨，以及林蓉昨夜之言，忍不住氣憤憤說道：「此女一身習氣，又是仇敵之妹。以前為了等候四妹，無處躲避，彼時未和巴賊翻臉，她苦苦尋我，那是無法。後來被困石牢向我懇懇，並未理睬。此女不是蠢人，定必知我心意。她就棄家逃走，也是看出巴賊惡貫將盈，惟恐回歸於盡，與我何干？我真不願再見此女，少時回去，我到安樂洞暫住兩日，等除了巴賊再說便了。」

虎女笑問：「莫非柔雲長住香粟村，你便久居安樂洞，不回去麼？我也和你討厭她一樣，不容你住又如何呢？」

公亮氣道：「我並不是怕她，實在厭煩。素來不肯與人難堪，又是一個女子。要是四妹尚肯容我下榻，好在巴賊除去之後有的是地方，我領了這裡土人一同耕作，也是一樣。」

虎女又問：「香粟村許多弟兄姊妹，風景又好，每日事完，大家隨意遊玩說笑，多麼快活熱鬧。你孤身一人獨居西山，不嫌孤單寂寞麼？」

公亮見她說時笑語嫣然，一雙明如秋水的秀目看著自己，好似隱蘊深情，比起平日迥不相同，別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之感，越看越愛，不禁心中一動，故意沉著個臉答道：「無人和我一起，不能勉強，有什麼法子呢？」

虎女笑說，「有人要你，你偏討厭人家。看你說得可憐，真要無人作伴，我……」

公亮見她眉嫵春生，陽光之下，宛如朝霞和雪，嬌豔絕倫，本已醉心，愛到極點。一聽不往下說，回顧寇、秦二人不知何往，由不得心中一蕩，情不自禁往前一湊，剛一伸手，虎女便將手遞過，公亮方問：「四妹，你你你什麼？」

瞥見一隻又白又細、春蔥也似的玉手微伸過來，忙即就勢握住，偷看虎女淺笑不語，無限深情業已自然流露。

當時喜出望外，將手捧起，放在口旁親了又親，顫聲說道：「想不到四妹對我這樣好法，真令我感激無地。少時還有好些話說，我們歸途先往安樂洞一行如何？」

虎女見她捧著自己的手連親不已，說話語聲都抖，愛極欲狂神氣，也由不得玉頰紅生，身上發熱，忙把手掙脫，低聲笑說：「幸而寇兄、七弟早已走開，否則叫人看見豈不笑你？你那心中的話不用說我也曉得。你真當那騎馬走的女子有巴柔雲在內，想往安樂洞避她麼？」

公亮忙答：「此時我是四妹的人，避她作什？我是另有話說。」

虎女答道：「到香粟村去說不是一樣？那裡都是自己弟兄姊妹，還有背人的話不成？」

公亮知其天真直率，明知心許，終未拿穩，還有許多話商計，就是至好弟兄姊妹，求婚之事也不便當面明言，無奈平日愛之過甚，不便爭執，又見虎女亭亭玉立，面帶嬌羞，更加光豔，忍不住又想握她的手。

虎女微嗔道：「你們男子就是這樣厚臉皮，再要這樣我要生氣了，我的話還未說完呢！」

公亮連忙縮手答道：「四妹不要生氣，快些請說。」

虎女笑說：「我看你全副心神都在我的身上，連我說的話什麼意思也未聽出。實對你說，方才騎馬逃走的決不是巴柔云。此女前夜曾和我動手，頗有本領。方才那兩個女子同騎一馬，並不敢走快，兩面都有人照應，尚且不能一同騎穩。走不幾步又換了一匹馬方始好些。」

「這一會還未走進樹林，如何會是巴柔雲呢？寇兄、七弟好似故意避開我們，本來立在那邊樹下，不知何故，七弟忽拉寇兄往那旁崖後走去，至今不見回來。賊巢現在是何光景也不知道。你簡直成了我的影子，專門看我，走一步跟一步，連人走開俱都未見。大哥業已將人救走，你說那尹七兄師徒不知有無下文，我們再看一會兒也該回去了。」

公亮聞言，自知心神專注一人，好些均未顧及，不禁臉上一紅。忙朝前後仔細一看，方才二女果然並騎一馬，由同來四壯士圍護，往東走去，果然馬走不快，剛剛走進樹林。寇、秦二人不知何往，料其有事走開，必要回來。再往賊巢一看，火勢已快救滅，只拉倒了一幢樓房。

巴賊正在莊前暴跳，凶僧等為首諸賊早上崖頂，指揮群賊分成三面往東搜索。另有幾個賊黨似在崖上埋伏，被人打倒，半死半活，由崖坡下面和東南角上僻靜之處被人搜了出來，剛剛抬往下面。

虎女忽然驚道：「群賊往東追趕，難免繞來此地。崖後一帶賊已佈滿，尹七兄師徒定必藏在崖後亂石堆中，如何能夠脫身？他師徒想是遠道而來，大鬧了一夜，此時連我都有點餓，何況伊萌一個小娃？何不用虎誘敵，將敵黨引開，我們去往兩山交界，等虎繞路尋來再同回去準備接風，請他師徒吃上一頓好的，有多妙呢？」

說罷，正朝小虎趕去。

寇、秦二人忽由崖後跑來，匆匆說道：「方才大哥來此，他將張金娃救出，並還救了一個孤女，乃賊黨途中搶來，定在明夜送與劉賊為妾，做生日賀禮。此女全家被殺，頗有烈性，假意答應，並還裝扮陪酒，準備明夜刺殺劉賊，再行自殺。因聽人報張金娃聞說父親失蹤痛哭尋死，自告奮勇代往勸說，正在背人暗中商計。事機也巧，金娃所居本在莊的中部，又是白天，難於下手。」

「只為莊中連出變故，巴賊心緒不佳，未等逼奸，便有大批賊黨趕到，好些房舍又被燒掉，來賊太多，所有房舍都要用來待客，手下惡奴都住地洞之中，房於仍不夠用，便將新房騰出待客。先想放在林鶯所居後樓，後因凶僧等五十多個賊黨昨夜趕到，無處居住，天明時重又分配居室。因覺男女不便，臨水恰有一座涼亭，上下兩層，本是林鶯生前夏時納涼賞荷登臨之地。」

「上層本只一座空亭，因巴賊夫妻享受奢侈，性又荒淫，那亭建在上層平台之上，後面角上有一小間碧紗櫺，準備夜涼人倦在裡安眠，旁邊還有半間專放瓜果酒食的小房，大只方丈。巴賊日夜應酬接待來客，疲倦忙亂之中一時疏忽，把金娃安置在那碧紗櫺內，另命兩個使女住在旁屋，輪班看守，並為服侍。」

「孤女名叫楊筠貞，昨夜席上便和巴賊說好，要與主人妻妾相見。天明後聽說金娃哭鬧索父，假意代往勸說，群賊一個也未疑心，當時答應。眾惡奴不知她的身世，只當她是同來的賊黨。筠貞本來會點武功，言動之間故意放縱，越像一個女賊。搶她來的二賊又因追趕林蓉被東山諸俠殺死。」

「劉賊見她全家被殺，身受慘禍，毫不在意，言笑自若，雖然有點生疑，但未對人提起，人又倦極臥倒。筠貞等巴賊一睡，見在座都是新來的賊黨，和自己同來的不是睡熟便是分佈在外，立時乘機走出，命惡奴引往涼亭。初意想勸金娃暫時忍痛，雙方勾

結，與仇敵拼命，表面不要露出，以免白受苦痛侮辱，到後不令惡奴同上，掩到房外偷聽，金娃和二使女正在抱頭痛哭，訴說心事。

「才知那兩個使女也是巴賊強搶而來，思念父母，悲傷欲死，覺著不必再費口舌，便可結合三個同伴，忙即走進。正在互相商計行刺拼命之事，公明已由後面尋來。因張老已先救走，逃時再三向婁、尹二使女哭求，請救金娃一命，業已答應。本意也是要救金娃而來，只覺男女不便，自己並無成見，這類天真少女俱都害羞，男女之見甚深，救她容易，不用雙手扶抱如何走這長路。

「想不到還有一個受難的孤女，又問出學過一點武功，頗有力氣，只是不善騎馬，但比金娃要強得多，心中一喜。先還想將二使女一同救走，後經盤算，二女年小，群賊尚不至於強姦，好在這些苦命人不久全可救出水火，因防雙方惡鬥之時誤傷無辜，昨夜如此與眾商計，尚無善法，留下二女正有用處。

「便和二女說好，將其捆綁，口裡塞上一角衣襟，作為筠貞勾結金娃一同逃走。一面令二女隨時探明莊中許多被巴賊強搶來的婦女心意，暗中告以機密。只等雙方動手，所有土人起了行動，便照所說道路趕往避難，自有人來接應保護。

「說完，又下樓去暗中用計，將對面守望的幾個賊黨全數點倒，也是巴賊粗心，新來惡賊不知地理，只聽莊後是片大水，對面又是峭壁危崖，不知還有山洞。巴賊因來敵都在前面出現，急切間沒有想到湖塘對面那條道路。雖有幾個照例防守的教師惡奴，還是日前鐵漢想由當地逃走被擒之後才派的人，以前從未出事，虎女前夜大鬧巴家莊均在前面，忙亂頭上不曾想起。

「防守的人又都埋伏洞中，前面來賊太多，眾惡奴既要招呼許多來客，又要打掃各處花燈，全在前面忙得不可開交。新來群賊只知照主人所說之處分頭埋伏，誰也不曾想到後面還有出路。

「公明將人點倒之後，已經尋一扁擔，施展渡水登萍輕身功夫，將二女挑將過去。後經察看，已賊睡後眾惡奴無人主持，俱都散漫，亂無頭緒。又聽前面吶喊喧嘩，後莊一帶靜悄悄的，昨夜又是通宵未眠，雖有一些婦女，均已入睡。水邊又有兩條小船，便上樓去將二女引下，公然坐船渡往對岸。

「剛一到達，便聽空中信號飛過，又聽炮響，前面喧嘩之聲嘈成一片，料是公超師徒所為，忙引二女由山洞穿出，繞上崖頂，到了東面，再用套索把人縋下。因嫌二女走得大慢，仍用扁擔一頭一個挑起飛馳。仗著一身輕功，所行全是直路，翻山而行要近得多，一面發出信號火星。

「還未到兩山交界，前面埋伏的村人，除趙翔護送張老另走一路已先回村，全都聚在當地等候。登高望見，趕了過來，公明匆匆囑咐了幾句，因在谷旁經過，望見二虎隱伏崖上，知道四人尚未回村。賊黨厲害人多，這些都是人民大害，必須一網打盡才免後患。

「此時許多土人尚未通知，還不到動手時候，事非人多不行。惟恐四人冒失，或是與敵動手，忙於趕往。見公亮正和虎女並肩低語，神情親密，心中越喜。看出雙方情愛已深，此時正在親密之際，不願驚動，只將公遐、秦真引往崖後，談完前事，令告公亮。

「虎女急速回村。公超師徒必是防備自己救人為難，留在當地誘敵，少時自會脫身。賊黨雖多，腳程先追他不上，何況另有異人靈獸暗助。今日雖還不致出面，但他師徒決可無慮，必能大勝而回，無須在此觀望。」

公亮聞言大喜，正要起身，忽聽南崖後面迫敵的那些賊黨分路奔回。同時崖腰上縱起兩條白影，正是公超師徒，一聲長嘯，便往側面山谷躡去。師徒二人一前一後其急如飛，所行之處並無道路。群賊正有兩路由旁邊繞來，聞聲一同追撲過去。本來快慢相差太多，等到繞往谷口，公超師徒略一隱現已同飛上崖頂。

另一起賊黨由橫裡奔回，內中還有一個凶僧，一見二人橫飛而過，已上崖腰，紛紛怒吼追殺。先見伊萌回手一揚，便打倒了兩個。凶僧大怒追去，剛縱上崖腰，公超猛一回身，也未見怎動手，凶僧便翻縱下去，相隔太遠，看不真切。只見兩條白影在崖頂草樹叢中飛星跳擲，晃眼成了兩個小白點，跟著便無蹤跡。

群賊還要追趕，被凶僧喊了下去。公超回身時似和群賊說了幾句，料知雙方已是勢不兩立。公超面具體多，師徒二人常時更易，此次所帶面具似是新制。那樣驚人武功江湖上沒有幾個，連好些在綠林中混了數十年的老人，往往都聽傳說，不曾目睹。雖然師徒同時出現之時極少，外面還不知道凶僧是否看出是他。

如被看出，他和公明還有兩個強敵大仇，難免因此引動。雖然不怕，但這兩人業已洗手多年，公超更有隱情，曾向好友答應，不再犯前非，決不與之為敵。可是對方恨極刺骨。公明還是為了公超好友連帶懷恨，對於公超卻是勢不兩立，一發現蹤跡，定必尋來拼命。

公超和公明弟兄不願對好友失信，又想與人為善，始終委曲求全，望即遠避。伊萌得知此事，心中不服。去年聽說伊萌為恨對頭欺人太甚，仗著師門嫡傳，心思靈巧，背了師父，想給對方看點顏色。後被公超知道，本來最愛伊萌，從未打過，這次竟著了急，將他禁閉三月，還打了一頓。

常說：生平從不怕事，也未遇到敵手。獨此一個對頭，因看老友份上，受欺受氣不能與之計較。也是平日好強大甚，才有這類難題，鬧得另一個對頭一齊沾光，與此人勾結一起，拿他無可如何。照此情勢，須在最近期中須將這些賊黨全數除去，公超才能同隱香粟村，長久相聚。

否則不久仍要起身，這樣一個多年知己之交，為此兩個對頭，不能長在一起。他師徒終年在外，又無家可歸，平日想到便代他煩悶，這一現身，弄巧就許惹出事來。

虎女見公超師徒業已不見，公亮遙望前面，還在尋思，似有件事光景，便問：「你方才還在催走，尹七兄想似往尋我們，還不快些回村，呆在這裡作什？」

公亮聞言驚覺，又見另一凶僧身旁有兩賊黨正朝公超去路一面急馳。雖是一上一下，並不同路，腳程甚快，方向相同，不是往追公超，便是往探自己這面蹤跡。

忙指前面二賊說道：「那兩賊沿崖急馳，我料他決不敢往追七兄師徒，便是想探我們虛實。所行乃是寇兄昨夜途徑，與我們雖不相同，比較路險而近，我們仍可趕到他的面前，將其除去。由今日起必照昨夜所說，決不使敵人深入東山境內。一過兩山交界，再進二三十里，便要叫他把命留下。這些惡賊平日欺壓良民，姦淫殺搶無所不為，多去掉一個民間便少一害，殺之不多。我們走吧。」

四人隨同分騎二虎，公亮故意結束腰帶，等寇、秦三人騎虎先行，方始騎上虎背。虎女見他又將自己的腰抱住，故意嗔道：「你真臉老，方才算我自己不好，多了幾句嘴，現在我說了麼？」

公亮將頭伏在虎女肩上，低聲笑說：「四妹容我再抱你一次，忙了一夜未睡，實在有點疲倦，虎媽縱跳太急，萬一翻跌下去豈不丟人？」

虎女笑說：「這大一個人，虧你說得出口，快將頭抬起，我伯癢呢。」

公亮就勢在虎女頭頸上親了一親，虎女道：「我不知有何好處，弄得人癢酥酥的，我真不慣，以後不想和你親近了。」

公亮見她並無怒意，喜得心花怒放，口中連說好話，下次不敢，手卻抱得更緊。虎女也不理他，朝虎媽叱道：「虎媽你怎不走？故意落在後面，想幫三哥欺我嗎？」

公亮方說：「虎媽真好，我真感謝牠的好意。」虎已連跳帶縱順坡而下。

公亮見牠走得極快，忽然想起兩山交界山崖高地巴賊設有守望，聽公遐說已被伊萌殺死，不知是否添人防守，意欲隨便除去。如其賊黨忙碌，沒有想到換人，便往土人村落中繞行，令其轉告遠近土人，只等東山的人大舉進攻，便照以前所說裡應外合，將群

賊一網打盡。

賊黨武功雖然厲害，有這幾起受害多年、恨之入骨的土人兩下夾攻，內中幾個最厲害的又被自己這面分頭敵住，必能一舉成功。

便和虎女商量，虎女連聲贊好，笑道：「我已數日未尋他們，聽說巴賊每次失火，或是莊中有什損失，必令他們賠償分還，失一取十。前夜被我放了兩次火，今朝又被大哥他們燒去一幢樓房，不知是否連累他們受害？這次秋收，安樂洞收成甚好，本年決吃不完，目前又種了冬糧。

「昨日傳令吩咐包紮，只等蔑簾草袋製成，便由二虎輪流送往你以前藏身的山洞之中，由他們暗中來取，挨家分送，多吃幾天飽飯，養足精神，以便合力除害，昨夜途中和你談起，正好通知他們早做準備。今夜如其無事，便叫二虎連夜運來不是好嗎？」

那虎本通人言，不等招呼，先往前面繞去，二人看出無人防守，寇、秦二人業已走遠，便趕到土人村中。那些土人平日常受虎女、公亮幫助，感恩謝德，奉如神明，中間又聽鐵漢傳話，只要發現虎女在莊中公然出現，便是巴賊惡貫滿盈，土人脫離水火之日。昨日聽說虎女大鬧已家莊，並將公亮、鐵漢救走，料知前言將驗，好生驚喜，正在盼望。

內有多人未和虎女對面，只偶然望見一點影跡，更把她當作神仙一樣，均說只要面見本人；便可求她救苦救難。忽見二人一同騎虎趕到，同聲歡呼，拜伏在地。虎女、公亮便向眾人明言來意，令其暗中通知全山土人，但不可向賊黨有關的人洩漏。眾土人同聲謝諾，歡喜非常。

公亮問出快天明前曾有幾個輪班防守的賊黨好似來此接替，在林中發現三個無頭死屍，認出是自己人，曾到村中擾鬧了一陣。看出土人十九剛起，老弱婦女尚未離床，聽說莊中失火，恐要分賠，連昨夜那麼熱鬧的花燈都無心看，又點不起燈，老早便睡。死人血已流乾，被殺已久，土人又極窮苦，無可勒索，狐假虎威亂罵了一陣，問不出一點頭緒，只得強迫幾個土人將死屍抬往莊口放下，把人趕回，不許在當地窺探。

彼時只聽莊中吶喊喧嘩之聲，天已大亮，由此暗中留意，賊黨似已膽寒，兩山交界便不見有人來等語。公亮、虎女料群賊深知利害，派人守望，離莊稍遠，遇上敵人只有送死，並無用處。一心一意守住全莊，不再分散人力。

想等過了劉賊生日，會集同黨商好計策再行發難，已不再虛張聲勢，做那無益之舉。此與巴賊平日舉動不符，分明莊中除二凶僧外還有足智多謀的巨賊到來，否則不會以守為攻。便命土人準備，明日夜裡去往前面洞中接糧。說完同往回路趕去。

虎行絕快，晃眼便是二三十里，虎女方說：「寇兄人倒忠厚，你那七弟卻不老實，共總一會工夫，他們便跑得沒有影子，分明是看出你對我那樣神氣，生了疑心，故意避開。阿黃也真氣人。都是你不好，我們好在心裡，為什麼露在外面，真想打你兩拳才消恨呢。」

公亮看出虎女已不似平日相對情景，愛極忘形，忍不住把手一緊，將頭湊往肩上，紅著一張臉，吞吞吐吐低聲問道：「四妹，我真愛你。我二人情投意合，求你嫁我為妻肯答應麼？」

虎女只顧催虎前馳，一言不答。公亮看出她少女嬌羞，並無怒意，心更拿穩，歡喜到了極點，二次又央告道：「四妹天真磊落，女中英俠，從無兒女之態，我急得心都要跳出來，怎不答應一聲？」

虎女覺著公亮前胸緊貼背上，果在心跳，想起好笑，故意問道：「你方才想和我同回安樂洞一談，就是這些話麼？」

公亮忙答：「正是，但我還未說完。我早就愛極了你，但恐配不上，無此福氣。你人又剛直，一個看我不上，定必生疏，因此不敢。今日實忍不住，大膽說出。我已看出四妹不會生氣，你不開口答應終不放心，四妹還是答應我麼？」

虎女笑道：「你哄誰呢？既然愛我，為何第一次見面時，我因山中無聊，難得遇得你這樣文武全才、談得投機的人，想要多談一會兒，並無別意，出生以來也從未想到婚嫁二字，你一雙眼睛老在我的身上。不知何故，忽然裝睡，連人都不敢看，說什麼也非走不可，當時氣得我幾乎要哭，至今想起還在恨你，分明彼時當我一個野人，心中輕視。」

「如非你在森林中苦守那許多天，這輩子也休想理你。你們男子真不知是什麼心思，為何這樣前後不同，你說出個道理，我便答應，否則休想。」公亮便把慕名已久，見面之後越發驚為天神，敬愛到了極點，只為對方女中英俠，性情高潔，人太天真大方，惟恐言行不檢，情不自禁，使對方懷疑自己的人品，因而鄙薄，從此無法親近。

「雖然設詞求去，對方答應之後心中難捨，好生悔恨，回去夢魂顛倒，這才往求鐵漢相助，彼此解除誤會，雙方情感也越來越深。再經過這次患難，越發看成性命一樣，決無絲毫看輕之意，請勿多疑。」

虎女笑說：「我要不是暗中考驗，肯容你和我這樣親密嗎？」公亮看出心上人已有允意。

正在聚精會神想聽下文，忽聽隔山洪鐘也似傳來一聲獸吼，方想上次森林中聽過。

虎女驚道：「紅牝怒吼必有原因，我們快走。」

公亮聽出虎女似知那日安樂洞前所遇怪獸來歷，正要詢問，虎已如飛往前馳去。公亮見牠一路躡山跳澗繞山而馳，並未走向回路，想起那日在安樂洞被怪獸抓住經過，虎必能通獸語，走得這急，也許賊黨人多，尚在動手，正告虎女留意，說新來賊黨頗有能者，既敢出來窺探，必非尋常，四妹還要早做準備。

一面又問怪獸來歷。虎女笑說：「你真討厭，對面山風正大，偏要逼我開口，吹上一嘴沙土多難受呢。紅牝來歷我也是新近才得知，暫時還不能對你說。但知這東西力大無窮，爪利如鉤，再多幾個賊黨也不會被他逃脫，用不著我們出手，賊黨不死必受重傷，我因要見紅牝，托牠帶兩句話回去，要你這樣大驚小怪作什？」

說時公亮見虎女坐在前面，手朝虎頸連拍，催其快走，虎也連聲低嘯，走得更急。方要再問，前面便是前夜寇公遐所走迷路。虎由一條澗澗越過，腳步便慢了下來。

虎女氣道：「這東西真個可恨，只知奉命行事，毫無通融，稍微等我一等牠都不肯。」

話未說完，虎已躡進一片疏林之內。入林不遠，便見林中空地上倒著兩具無頭死屍，樹上地上散釘著好些暗器。

虎女縱身下地，拾起兩枝一看，那暗器共有四種，內中一種形如半條毛蟲，附在一根三寸來長的短箭上面，笑問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從未見過。」

公亮仔細看完，驚道：「這是大行山蕭家門裡特有的暗器蒺藜手箭，上有倒須毒刺，被他打中，除卻當時把那塊肉割去，或將傷處斬斷，萬無生理。二賊人頭雖然不見，看這死屍年紀不大，不是女賊婆蕭五姑的嫡傳弟子，便有她獨養賊孫在內。這女賊年輕時最是淫蕩，專吃綠林中人，手狠心黑。」

「大哥十五年前曾在河南高山上與之相遇，業已將其打倒，快要殺她，被一老友止住，說女賊雖然兇惡，但她極少在外打搶。以前仗著美貌風騷，勾引綠林中的淫賊，等到日久生厭，所搶錢財巧取豪奪也全騙到手內，對方如肯認命或者無事，只要看出她不懷好意，稍微反目，必遭毒手。」

「否則便成附骨之疽，萬事挾制，對方再如迷戀她的美色，更是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無論搶來多少，都要雙手奉上，由她揮霍，性又豪侈驕狂，都是淫賊前往就她，從不親身去尋男的。所居太行山中賊巢，樓台亭閣有一二百座，富麗勝於王侯。老來雖不再以色迷人，比前還要強暴，相識黨羽又多，無論哪路賊黨每年均要前往進貢，稍微侮犯便有殺身之禍。本領既高，暗器更是凶毒。」

「所生兩個無父之子業已先後病死山中，只有幾個男女賊徒和一個比性命看得還重的賊孫。常說這些江湖上的盜賊專以搶劫為生，所得均是他人之物，取來歸她享受也不為過。對於淫賊更是不肯放鬆，只要被她知道，立即派人尋去，先請到她山中款待住上些日，由那幾個長得美貌的男女徒弟徒孫勾引成好，從此來賊便受她挾制，永無脫身之日。」

「雖是一個女淫賊，但她所殺十九都是淫賊巨盜，向不欺軟怕硬。越是名望高、本領大的她越不肯容讓。正好留她以毒攻毒，何必殺死，反使群賊稱心、一面便要女賊立誓永不再傷好人，便放她回去。」

「這女賊倒頗有骨氣，當時答應，可是回到山中立即洗手關門，非但未再在江湖上走動，連平日往來的賊黨一齊斷絕，也不再向人討那常例歲貢，專在山中苦練，專授門人本領。彼時她那賊孫年才九歲，從三四歲便下苦功，小小年紀跟她出道，大哥擒她時便藏在旁邊樹林之內。」

「女賊婆今年少說也有七十多歲，前聽人言，她把大哥恨如切骨，表面雖未露過口風，看她洗手以後那樣苦練，早晚還來報仇。大哥自然沒有放在心上，因其閉門不出，一晃十多年，仗著家財豪富，山中良田千頃，花木連雲，洗手之後連手下男女徒黨均無一人在外走動，也就不去管她。方才我們崖上遙望，曾見二賊貼著崖壁朝東馳去。」

「初意賊黨真個膽大，剛吃大虧，同黨好些傷亡，還敢大白日裡派兩個賊黨窺探我們虛實。所走的路又與尹七兄去向相近，決非尋常人物。今見女賊婆的毒藥暗器，才知他的來歷。我料她師徒懷恨多年，必是聽說我弟兄隱居本山，恰巧賊黨前往尋她，意欲就便來此報仇。但盼女賊婆也同來此，日內往攻賊巢，全數除去，否則還要惹出別的事來。」

「女賊婆有名兇人，死賊如有她賊孫在內，人頭又被人拿走，再照昨夜我們所為，送往賊巢警告，或是掛在兩山交界示眾，老賊婆只此一孫，愛之如命，定必怒髮如狂，弄巧今夜便要趕往東山生事。休看女賊年老，聽大哥說，昔年和她對敵，曾費好些手腳方始打倒，為這二十年來所遇有數強敵之一。」

「她知大哥本領劍術不是好惹，又經過十多年的苦練，既敢來此尋仇，必有殺手。聽說她那幾個女徒弟無一不是本領高強；男徒稍差，也多不弱。這次多半全數趕來，今早不曾看見新來賊黨有老年婦女在內。也許男賊徒先到，自恃本領，去往東山窺探，為紅牯所殺，送了性命，老賊婆還在途中未到。就是她的徒弟被殺，也必不肯甘休。」

「這許多暗器是精鋼打造，凶毒無比，連那兩口刀也都鋒利非常，可同拾起，急速起身，告知大哥他們，好做準備。雖然我們不怕，又有尹七兄這樣好幫手，決無敗理。女賊婆天性兇殘，殺人如草，雙方仇恨又深，特意拼命而來，早點防備，免得村外守望的人不知厲害，突然相遇，被她殺害。可惜紅牯不曾尋見，否則，有此猛獸相助守望，要少好些顧慮。」

虎女笑道：「牠連我的話都不聽，如不奉命決不傷人，就是遇上牠牠也不肯，殺此二賊必有原因，我們走吧，」

說時，二人已將地上兵刃暗器拾起，同上虎背。

公亮途中笑說：「那兩具賊屍，一個似被紅牯拗斷頭頸，一個前胸被爪撕裂，頭頸傷口卻似用刀切斷，極像有人同來，可是他的主人麼？」

虎女答說：「他主人已三十年不曾親手殺生，怎會同來？這東西比虎媽還要靈巧，手腳和人差不多，又會用兵器，多半將人抓死，再用賊刀把人頭切下送往賊巢。三哥不必多問，過不多日便知道了。」

公亮笑說：「寇兄、七弟跑得沒有影子，此時想已到家。這兩隻老虎一向和你形影不離，今日怎會離開這遠，連吼聲都未聽見。方才忘了叫虎媽喊牠一聲。」

虎女不好意思說二虎多半奉命行事，日前有人囑咐，特意將寇、秦二人引了避開，故意嗔道：「你這人真個不好，明明願意他們走遠一點，好和我親熱，說些討厭的話，乃今又是這樣說法，我真不想理你呢！」

公亮慌道：「我是想起賊黨厲害，不知寇兄、七弟是否與賊相遇，隨便一說，四妹不要認真。」

虎女見他口中賠話，一面假在身後不住溫存，自己不知怎的起了一種微妙的感覺，想要拒絕心又不忍。

念頭一轉，回眸笑道：「你看你這人，得不到一點顏色，老貼在我的身後又熱又癢，多麼討厭，像以前那樣安安靜靜隨意說笑有多好呢？」

公亮見她眉嫵春生，似嗔似喜，平日英威已為柔情蜜意所掩，看去越顯嬌豔，不由愛極，更加抱緊不放，二次把臉湊上前去，虎女裝避不及，被他親了一親，覺著虎走越慢，氣道，「你和虎媽分明暗中勾結，有心欺我。坐在你的前面癢酥酥的難過，我不這樣坐了。」

公亮央告道：「這裡離香粟村只二三十里，轉眼就到，我聽不出虎媽的吼聲，如何勾結？像你這樣巾幗英雄誰敢欺你？我實愛你不過，又知四妹心中業已答應與我偕老。我二人心志相同，以後成了夫婦，更可同心合力，幫助這兩山土人同登樂土。然後一同出外週遊名山大川，專管人間不平之事。就是我夫妻人少力薄，救得一人是一人，到底也是好的。此時離家不遠，好妹妹容我親熱一會兒更感謝了。」

虎女日前常聽公亮說起各地通都大邑、名山勝景文物風景之美，早就心動，約好除暴安良之後同往山外遊玩，以開眼界，並可隨時合力救濟貧苦。聞言勾起前念，又見公亮對她熱愛光景，也頗感動。

想起前日森林中所聞之言，雖然心許，表面上仍不露出，隨口笑道：「你真不怕羞，老是夫妻夫妻的，我答應嫁你了麼？」

公亮看準虎女心情，越發寬心大膽，一面抱緊，口中說道：「四妹天人，我也知道配你不上。但我自從一見，便夢魂顛倒，如不得你為妻更無生趣。每想和你明言心事，恐你看我不上。難得今日天假之緣，我又忍無可忍說將出來，知你天真剛直，一言不合，此生便人苦境，連以前的友情都恐難於保持，急得心裡亂跳。」

「後來看出四妹對我深情，真個感激萬分，此時已無異登仙，幾疑身在夢中，生平從未有此快樂。四妹如其真個不願，早已翻臉，怎會不允？不過還想親口答應我一聲，就更放心了。」